

商场幕后的官场交锋
官场前台的商场博弈

李良 著

欲望

之
舞

长江文艺出版社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欲望之舟

李良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望之舟/李良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6.7

ISBN 7-5354-3315-4

I. 欲…

II. 李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2131 号

责任编辑:曾 莉

责任校对:陈 琪

设 计:方 葵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御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20.75 插页:2

版次: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16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1 事出有因

临河市的老百姓，在事后传播、演义、分析这段纠葛时，都要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先说出“事出有因”四个字。说这话时，表情往往是严肃和略不耐烦兼而有之。严肃彰显的是深邃，略不耐烦除了强化前面的感情色彩外，更给人一种见多识广的智者感觉。这种表情，使得所有初次到临河的人，都不能不肃然起敬，感叹这块土地历史的久远和厚重，不愧曾经是“大地方”，人的素质就是不一样。不说别的，光地气就在那儿摆着呢。

“事”指的是前不久在省城那场同学聚会。毕业后分到国家环保总局的同学钱明军，以副司长身份到南方考察，回来时路过北方省，大约是刚提起来心情不错，临时决定停留一天，和老同学们聚聚。瑞雪公司董事长林若诚和临河市长刘沉，加上刘沉的妻子市教育局局长沈娜，四个人特别投缘，打得火热，被同学们戏称为北方大学的“四人帮”。钱明军有如此大的兴致，也多半是冲这三个人。因为是棋友，在校时臭味相投，或者是觉得他有这个号召力，电话是打给林若诚的。林若诚打电话到省城的友谊饭店订好台后，第一个通知的就是刘沉。

刘沉半天没有说话，接下来口味淡淡地说：“明军这小子，也提司长了。”

也是玩笑话，林若诚紧跟着接了一句：“怎么，兴你当市长，就不兴人家当司长？”

没想到，刘沉会这个态度。

“好吧，到时我尽量赶过去。”

既没有多问一句钱明军的情况，也没有解释一句万一赶不过去的原因，更没有再等林若诚开口，就径自把电话给挂上了。

至此，林若诚也咂出点味儿来了，敢情刘沉是怪钱明军没有先通知他这个市长。刘沉是习惯了，以前其他同学类似情况，都是第一时间电话打给刘沉，刘沉再通知他出面安排。刘沉请客，林若诚埋单，习惯成自然。都是同学，林若诚以前还真没有朝这上面去想过，本来就是同学情谊，再说，以他现有的经济实力，又哪里会将几桌饭放在心里。但见刘沉认了真，心里也就有点不舒服，再说，又不是他让钱明军这么做的。当下就想，把规格要抬得比以往任何一次类似活动都要更高一些，随即退掉了友谊饭店，改派自己的副总赵小冬专程去省城刚开张不久的外资五星级饭店——天龙大酒店，按最高标准重新安排。做完这件事，他拨通了沈娜的手机。

沈娜非常爽快地说：“行。这个明军，一张油嘴，几年没见了，怪想的。”

林若诚想沈娜要问一声刘沉的，没想到，沈娜提都没提。

“到时你来接我，咱们一起走。”

老同学相见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，时间很快在问候和玩笑声中滑了过去。虽然除钱明军外，大家同在北方，毕竟各忙各的，也不是随时都能见面的，酒足饭饱之后，三三两两地凑成一团，开始聊起更体己一些的话题，也有的到处走走转转，惊叹于酒店的金碧辉煌和林若诚的出手大方。餐桌上，只剩下了钱明军、沈娜和林若诚三个人。

林若诚端起酒杯，不用开口，钱明军和沈娜也都跟着默契地端起杯子。当然，沈娜杯子里是橙汁。林若诚和钱明军一饮而尽，沈娜轻抿一口之后，默默给两个人斟上。

钱明军“毛病”又犯了，说：“多温馨的场面，跟回到了大学时代一样。”

林若诚看了身边的沈娜一眼，说：“明军，你喝醉了。”

钱明军伸手一拍桌子：“喝醉？如果醉了，就该骂你是混蛋了。”

“我招你了？”林若诚目光痛苦地闪烁了一下，旋即黯淡下来，掩饰地拿起筷子去夹菜。

钱明军夺过筷子，“啪”地一下放到桌上。

“你别跟我装蒜！你跟我感叹过多少次，今生，有沈娜斟酒，夫复何求？怎么走着走着，你把我们的沈娜给走丢了，不是混蛋是什么？”

有几个同学在笑望着这里，林若成知道现在不是单纯的校园时代，话会越传越多，不能扯远了，勉强笑着说：“沈娜是我们的校花，谁心里没拨过小算盘？但得说人家有眼光，现在是市长夫人，不比选我们哪个强。”

那几个同学知道他们在开玩笑斗嘴，把脸扭过去继续自己的话题。

沈娜默默地给自己斟上一杯白酒，端了起来。

“来，咱们三个，碰这最后一杯。”

“沈娜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喝白酒了？”钱明军备感荣幸的样子。

“今天晚上。”沈娜一口喝了进去，旋即轻声咳嗽起来。

这时，赵小冬走过来。

“林总，合影都准备好了，就在一楼大厅。”

林若诚望了沈娜一眼，站起来，大声招呼：“走，大家一块合个影，日后好拿着这上北京，赖钱明军的饭去。”

大家嚷嚷着下去站好，摄影师就要摁下快门时，刘沉和秘书韩辉匆匆走了进来，边道歉边挨个和大家点头握手。

钱明军：“刘沉，等一会儿再接见大家，不然摄影师该等急了。”

刘沉一边答应着，一边眼睛的余光朝中间的位置瞄，有两个来自临河的同学看出了意思，想让出来。

沈娜：“都别动，同学聚会，用不着这么俗气。”

刘沉只好走到边上，照片洗出来，脸上的笑容僵僵的，一看就是强挤出来的。

韩辉出来埋怨赵小冬道：“刘市长什么时候合影站在边上过，你们怎么安排的？”

刘沉来晚，并不像他后来解释的那样，是省委领导要听临河的工作汇报，而是去岳父沈均家给耽搁的。

推门进去，书房的门大开着，沈均正立在书案前运气哩。像所有人到一定年纪，都要想方设法给自己寻找一种爱好，否则，身体的健康就无可寄托一样，沈均锁定的是书法。他小时候，跟教私塾的父亲下过这方面的功夫，七八岁时就能挥毫给左邻右舍写对联，可说是扎有一定的根基。近年又跟省书画名家东方旭交上了朋友，东方老是个气功迷，认为气功讲究运气，书法讲究一气呵成，二者在高境界上是相通的。或者说坚定不移地认为，欲练书法，必先气功。受东方旭的影响，沈均在挥毫泼墨之前，也要先来一段“过门”。书案有点学张大千，大得像张乒乓球案，上面早铺好了宣纸，摆好了笔墨。刘沉不仅是他的女婿，还在他的手下干过，知道他的脾气，这时候开口，等于坏了他的情绪，坏了情绪就等于坏了一张可能的精品，要是连这点事都省不过来，他刘沉十多年省机关的工作生涯，也就等于白磨练了。他回身坐到客厅的沙发上，

点上烟，耐心地等沈均把气贯通。终于，沈均长吐一口气，猛然拿起桌上的笔，浓墨饱蘸，“刷刷”一气呵成，落好款，用印的时候给刘沉打了招呼。

“进来吧。”

刘沉真的是很佩服自己的泰山大人，明明打进来，没见他瞥过一次眼，就知道自己进来了。

“这幅字，走的时候带上。”

刘沉留心去看，“神定”两个字写得潇洒飘逸，气定神闲，确有林下之风。看来，刚才的气是没有白运的。

两人走到客厅，保姆张妈把泡好的红茶和一小碟花生米摆在了沈均面前。沈均喜欢红茶是多年养成的习惯，吃花生米却是最近几年的事，是听一个过去给中央领导把过脉的老中医的话，每天晚上不多不少，七粒。张妈小五十的人，在沈家有十多年的日子了，对沈家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知根知底呢。

“沈娜呢，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？”

“她今天有个同学聚会。”刘沉知道，沈均就在这件事上沉不住气，果然。

刘沉和沈娜能走到一起，与沈均“做工作”是分不开的。他中年丧妻，为了不使女儿受委屈，拒绝了无数人牵线搭桥的好心好意，一直没有再娶，说视沈娜为掌上明珠，一点都不为过。刘沉在学校学的是理科，偏偏喜欢文，分到政府机关一点都不觉得专业不对口有什么遗憾，相反，适宜的环境，反倒把他“文”的潜能给一下子激发出来，凭借潇洒的文笔，很快在人才济济的省府办公厅崭露头角而被沈均看中。当即让人事处把刘沉的档案调了出来，得知刘沉和女儿是同学后，就忍不住出面把刘沉约到了家里。沈娜出于对父亲的敬重，也很快答应了这件事。但两人结婚后，感情一直像温吞水一样，不冷不热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也没有要孩子。沈均多次问，沈娜总是摇头，不愿意多言。女儿毕竟是成年人了，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，不好过分追问，但终究是不放心。刘沉的市长任命宣布后，回到家里，问沈均自己下去后该注意些什么，沈均把该说的话说过后，提出来叫沈娜跟他一起到临河去工作。就像从小习惯听父亲的话一样，这次沈娜同样没说什么。沈娜是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的副处长，到临河当教育局长，由副处变正处。中国官场惯例，从上级机关下派，又是从省城下到地市，提升一职是约定俗成的事，正常。

说完沈娜，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。刘沉是赌着气来的，他任市长已经满三年，在任市长的第二年，市委书记王定一平调到外市，据说走得满心不情愿，他顺理成章地开始代书记兼市长，转眼一年多的时间了，原想免掉“代”

字顺理成章，谁知，省委突然下文让省计委常务副主任白向伟下来任市委书记。他当然想问个清楚，否则，没个什么办法能把气理顺。他知道，送他字也好，问沈娜也好，都是沈均铺垫的“过门”。刘沉的性格也是执拗的，他觉得沈均太过于自私，如果说以前说话是搞特殊，不方便，这次就是眼睁睁看着自己让别人涮了。

沈均清楚刘沉沉默的意思，起身踱着。刘沉和沈娜两人全到了临河，家也自然就安在了那儿。对这一点，沈均也是支持的，年轻人嘛，对工作就要有一种破釜沉舟的闯劲和拼劲儿，过分迷恋舒适的生活，就会把自己身上的锐气给泡软化掉。有些年轻干部，为了曲线提升，千方百计跑下派，下派了又迷恋省城的安乐窝，不到星期五，心早早就又飞了回来，成为两头挂的干部，不算来回车送车接的经济账，基层工作千头万绪，许多意外事件的发生，哪里管你是什么星期六星期天？真有了事，大家又急着找不到人请示。对这种现象，他在省干部工作会上，多次提出过批评。动员沈娜下去，除担心怕长久分离，冷淡了他们本就温吞水一样的夫妻感情外，不愿被人说也是一个原因。跟着沈均的脚步转动，刘沉看到，家里的摆设依旧，墙上，除下一幅沈均和妻子的合影外，全部是沈均自己的书法作品。

沈均终于停下了脚步，说：“是我向肖书记推荐的白向伟。”

省委书记肖光是从外省调来的，和沈均是校友，早两届，货真价实的学兄。虽说在校时相互并不认识，但有这层基础在，明面上不说，心里比一般人是要靠近许多的。实际上，肖光来到北方后，在工作上对沈均一直也是信任和倚重的，沈均说话的分量不言而喻，也越是因为这，刘沉心里越有气。

“爸是信不过我。”

“我是信不过你做的事。”

“我做的事怎么了？”

“你连自己怎么了都不清楚，更说明，我的推荐是正确的。”

“我不问，怎么清楚？”

沈均冷笑道：“你这次回家，没让沈娜跟着一起回来，就是为了方便问个清楚吧？”

“也可以这样说，因为你还代表着组织。”

“你还算是给我这个当岳父的留了面子喽？我问你，在你代理书记期间，都做了些什么？你只是代理，就一下子从市委、市府机关到各个县，动了六十多个处级干部，够魄力，够大手笔，够酣畅淋漓，是不是终于找到大权在握的

感觉了？”

“既然省委让我主持工作，干部调整就属于正常的工作范围。”

“正常，这些人，是不是都经过了严格的考察，是不是征求过……省委的意见？”

“用的每个人，都是按照《干部任免条例》规定的程序进行的。”言外之意，这些人的任命，权限属于市里。

沈均悻悻地道：“着眼工作，那个何燕呢？从市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，一下子提到环保局当局长，市环保局就那么迫切需要她去加强领导？”

刘沉目光有刹那间躲闪，但很快坚定地说：“环保局的工作一直抓不上去，连换了几任局长都打不开局面。何燕有闯劲，有魄力，为查污，独自深夜暗访，差点把命搭进去。再说，不拘一格用人才，没谁规定电视节目主持人就不能当局长。”

沈均生气地摆手打断他，说：“你别找理由解释了，具体的我也不想知道。动了干部，工作更应该有起色，可你拿出的是什么，把一条时代大道，挖得破破烂烂摆在那里，拿什么印证你的决策正确？急急忙忙地动干部，只能说明你不自信，害怕万一提升不了市委书记，想再动人就难了。把一个八百万人的大市，交到一个底气不足的人手里，无论是对临河群众，还是对你本人，都是不负责任的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强吞下去会烫坏自己的。你过去发展太顺，缺少的就是磨练。”

从沈家出来，天早已黑了下來，站在院子里，苍穹深邃而幽远，闪烁的星若隐若现，更平添神秘的色彩。等他长嘘一口气，郁郁地急急忙忙赶过来已经晚了。照相时的动作，纯粹是“职业习惯”，过后连自己也惭愧这份俗气了。

合影留念后，其他同学都相继告辞离去，只有刘沉、沈娜和林若诚跟着钱明军回到了房间。钱明军半认真半玩笑地感叹道：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若诚待我情啊。”

林若诚望了刘沉一眼说：“你是北京来的大员，我们哪里敢怠慢。刘沉早就打过招呼，他忙，让我一定按北方最高规格，尽其所能地安排好。他可是父母官，我这是在落实领导指示。”

刘沉不愿落这个空头人情，说：“工薪阶层，是不能和林老板相比的，我就是有心，也掏不起。真办了，你钱明军回去也不会说好听的，嘴边的话：‘什么时候，刘沉那小子也开始贪上了？’”

沈娜意识到什么，转身欣赏摆放的植物去了。

钱明军一笑，说：“这么说，滚滚红尘，刘兄现在还是守身如玉？”

刘沉说：“是不是守身如玉，沈娜和林老板最清楚。”

沈娜忍不住顶了一句：“别扯我。”

钱明军手指一点，说：“瞧，肯定平时汇报不够。哎，怎么会还有若诚的事呢？”

刘沉说：“林老板是临河实力最强的私营企业家，大款中的至尊，我这个市长，真要搞权力寻租，怕也只有这个重量级的，才够得上资格吧？”

钱明军似乎捉摸出来点什么味儿，脸色却依然“油”着，说：“刚才才是你向沈娜汇报不够，现在是‘若诚’向你登门汇报不够了。”

林若诚不能不说话了：“瑞雪公司能有今天的发展，离不开临河方方面面的支持，一个市经济环境最大的硬件，是市长。说实话，我一直在愁着捉摸不出感谢刘沉的法子呢。”

钱明军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这好办，你拿一百万放到我那儿，什么时候刘沉、沈娜上北京，我替你招待他们，你也避了行贿之嫌，我也能跟着沾沾光。”

钱明军把脸色“正经过来”，接着说：“若诚，不过今天的钱也没让你白花，你让我给你打听个化工专家，我可是给你打听到了，剑桥回国的博士，在校时就获得过专利。但人家愿不愿意到你的公司干，还得看你的诚意和表现。”

林若诚惊喜地眼睛一亮，说：“真的？行，能牵上线就可以，其他的不让你操心……后天，我就赶去北京见他。”

深夜。一前一后两辆汽车，紧跟着朝临河方向疾驰。前面的奥迪A6是刘沉的专车，后面的奔驰600是林若诚的。从钱明军那里告辞出来后，沈娜提出留在省城陪父亲两天，刘沉也不说自己刚从家里出来的事，顺口就答应了。刘沉没有坐自己的车，而是上了林若诚的奔驰，让林若诚心里不快的是，刘沉连想都没有想，顺手拉开车门，就坐到了后面。林若诚知道，自己为时代大道集资的事没有让刘沉满意，再加上因此使他的仕途受到影响，心里岂止是不高兴。

“大市长，我可不是你的司机，对你的安全，不需要负责的。”

“你在前头，我在后头，放心，如果真要死，也是你先死。”

林若诚不再说什么，一踩油门，“奔驰”冲了出去。林若诚一路沉默。去年，瑞雪公司交税七千八百万，如果临河市有十元钱，就有一元钱是他林若诚

一个人挣的，他刘沉这个市长，该不该主动示敬一点？车里很快弥漫起压抑的气息。最终，还是刘沉先开的口。

“若诚，为什么不让明军到临河，临河宾馆安排不比在省城方便？”

临河宾馆是市政府招待所改建的，隶属关系仍在市办公室。

“你这个大市长没发话，硬朝临河宾馆安排，不是要你的好看。”

刘沉身子朝后一靠，说：“到底，你还是有钱哪。”

林若诚说：“大市长害怕自己的百姓富？”

刘沉跳转话题道：“你说，我要是当初不进机关，和你一样下海经商，会如何？”

林若诚以问做答：“你说，我要是当初也分到省直机关，和你一样走仕途，会如何？”

接下来，又是沉默，耳边只有汽车破风的“呜呜”声。刘沉的“奥迪”一直在前面压着，不肯放开跑。林若诚终于明白，它是在提醒自己这个“司机”，不能把首长的安全不放在心上。他瞅个机会，方向一打，猛一踩油门，轻松地超到了前面。“奥迪”慌慌张张地想再超过去，很快，就被甩得没影了。

远远地，望见立在小桥上的大牌坊：欢迎您到临河来。牌坊下面，停着一辆红旗车，市委办公室主任姚子平，眼巴巴地注视着省城过来的方向，远远望见，赶忙连连招手。

寒暄握手过后，姚子平和林若诚彼此熟悉，开玩笑道：“我说是谁开车这么冲，原来是林副统帅驾到。”

林若诚道：“林副统帅也不会像我这么有底气，他得掂量掂量，是到了谁的一亩三分地。”

姚子平忙偷望刘沉一眼，说：“你真会开玩笑。”

这功夫，“奥迪”追了上来。

“若诚，你跟着我的车，等一下，我还有话和你详细谈。姚主任回去休息吧，我记得告诉过你，这种劳心费神的事不要干，你怎么就是记不住？”刘沉感到没治地摇摇头，坐上车，吩咐韩辉：“去时代大道工地。”

清冷的月辉下，两人立在瓦砾上，刘沉像是在下着最后的决心。

“若诚，我们两个老同学，虽然在一个城市住着，但真正静下来在一起交心的次数并不多。”

“是你大市长工作忙，我可是随叫随到的。”

“你还记得大三暑假吗？你、我、沈娜，一起去古山旅游，在原始森林里

走丢的事吗？”

林若诚动情地说：“怎么不记得，那时，几个人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非要闯出一条没人走过的路，结果，越转越迷，最后，干脆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。”

刘沉沉浸在回忆中，说：“到了第三天晚上，所有能填肚子的东西，都吃光了，又冷又饿，森林更是无边无际，我们几个人蜷缩着挤在一起，真是要多惨有多惨。”

“人哪，到了那步田地，想不生绝望的心，都没办法。有一个字我们一直在心里憋着，但谁都怕溜出口吓着自己，也吓着大家。”

“什么字？”

“‘死’字。你还说，当初，这个字就是先从你的嘴里出来的。”

刘沉语气肯定地说：“你肯定记错了，不可能是我，我是有底气的。”

林若诚坚持道：“绝对没有记错，要是沈娜在，就可以镇住你了。”

“对，要是沈娜在，就可以给我作证了。”

两个人同时摇头指着对方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说到底，还是你有大将风度，能沉住气，也难怪今天，能当上一市之长。”林若诚半戏谑半当真。

刘沉多少有点得意地说：“那是，一块巧克力现在是不算什么，可当时对熬过那最后一夜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”

林若诚吁了一口气说：“当时，尽管我们两个不停地豪言壮语，可一听到‘死’字，沈娜的眼泪，还是成串地掉了下来。说咱们可都是大学生，天之骄子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掉，太不值了。你们都还有母亲，还有兄弟姐妹，我爸可是只有我一个……说得咱们俩心里都酸酸的。”

“谁说不是，沈娜一哭，我心里更懊悔得不行！说你家什么条件，我家什么条件，为供我上高中、上大学，两个姐姐全都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回家种地，父亲常年身体有病，有一次喘得脸都憋紫了，母亲实在看不下去，跑到镇上去给他抓回五毛钱的药，被父亲跳起来一巴掌打到脸上，说你不想过，敢花……敢花五毛钱……我是全家的希望啊！我要是死了，家里的债，靠谁去还？父亲、母亲还不绝望得双双上吊。”刘沉眼里晃动着泪。

林若诚的眼睛也濡湿了，说：“我当时说，我更不能死了，你们俩都比我强。我家成分不好，资本家兼地主双料的五类分子，打我记事起，爸妈就没淹了地挨批斗，寒冬腊月，别人都躲在暖被窝里，他们要天不亮就起来扫雪，

好不容易盼到今天……我要一死，他们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活头？”

刘沉说：“沈娜当时一边淌着泪，一边拉着咱们两个的手，说咱们都不能死，都不能死……可死是我们想的？说不饿，肚子马上就饱了？说句老实话，当时，心里真是恐惧。想想，还是你林若诚有豪气，说咱们三个是不是最要好的朋友？我和沈娜愣了一下，接着一齐点头，说这还用说吗？你站起来，挥着手，满身英雄气概，说咱们三个不能同生，老天却让咱们三个同死，也是够照顾的了，还有什么可伤感的。”

“沈娜的情绪也上来了，身上也有了力气。说我有一种预感，咱们肯定会活着出去，一定会有神仙来救我们的。”林若诚一笑，接着说：“果然，你这个神仙就降临了，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一块巧克力，当时，沈娜一下子把眼睛都瞪圆了。”

“说实话，我确实把巧克力的事给忘了。那是头天晚上去陈教授家作客，师母硬塞到手里的，没吃，随手装到了口袋里忘了，不知怎么一下子想了起来。”

“就是这块巧克力帮助我们熬过了最困难的一夜，经过生死考验的友谊，比金子都要宝贵。”

“正是不见外，有些话，才敢从心窝里掏出来说。”刘沉抓住机会，果断切转了话题，他把目光投向远处：“我的性格你清楚，认准的事，哪怕碰得头破血流，决不半途而废。所以，时代大道的事，还需要你老同学的友谊和支持。”

林若诚明白了，回忆只是铺垫，装糊涂道：“修时代大道，是政府行为市长决策，同学、友谊能帮上什么忙？”

刘沉眉头蹙起说：“临河市的私营企业家，一向看你的，这次集资见你不动，全都软磨硬抗地等待观望，你是不肯带这个头了？”

“谈不上看谁，我是大家推选出来负责私协工作的，可正因为信任和支持，我就更不能做有损大家利益的事了。否则，还怎么和大家见面？”

“修时代大道，瑞雪公司是受益的。”

“瑞雪公司现成有宽敞的路，办企业，又不是开商场，有必要再在后面修一条路？”林若诚口气放缓一些，说：“刘沉，听我一句，时代大道超出市政财力太远，弄不好，是会弄巧成拙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同学之情，你是不准备讲了？”

林若诚的火一下上来了，说：“刘沉，如果是你和沈娜自己要用钱，我如果有句二话，算是不够同学，可这是什么事？我只是个个体户，承受不起忧国

忧民那么大的责任。”

刘沉的声音，从暗夜中冰冷地传过来：“大前天晚上，你是不是和白向伟在一起吃的饭？”

林若诚一愣，说：“是有这回事。可那时，我并不知道他要来临河当书记，我们以前……”

“林若成，你就是智商高，脑子转得快啊！”刘沉把手里的烟丢在地上，使劲用脚一拧，转身大步朝车前走去。

林若诚凝望着刘沉扬长而去，半天，扭回头来，深一脚浅一脚感觉很有意思地接着朝前走去，咔嚓咔嚓，遍地瓦砾，像踩在冻雪上一样。

所有跟历史接近的城市文化都离不开饮食作支撑。同样，临河小吃在整个北方省都是颇有名气的，传统的口味和独到的烹饪方法，使之成为一道可资骄傲的风景区。周末，为一饱口福，省城许多人都不惜驱车上百公里赶到这里来。

今天，是白向伟反客为主把林若诚“请”到这里来的。

白向伟对省委派他到临河任职，是有想法的。计委是厅局之首，老主任已经车到码头船到站，他是老主任一手提拔培养的，又是常务副主任、省委后备干部，扶正顺理成章。实际上，老主任为防止六十岁惯性效应，决定提前减速，许多权力已经开始放给他了，包括日常工作的安排、大型会议的主持、一些人事的变动，都是光听听汇报，由他出面办理。白向伟本是个不事张扬的人，此时就更加谨慎。在大家看来，白向伟当主任，做计委的掌门，已经是煮熟的鸭子了。就连白向伟本人，实际上，也已经在心里捉摸上任后如何开展工作的事情了。没想到，最后一纸任命，让他来了临河。临下来之前，他非常想见省委书记肖光一面，几次和他的秘书小田联系，都没有得到许可。白向伟硬着头皮去办公室见沈均。沈均始终神色严肃，很客观地分析了临河现任班子的情况，包括临河这几年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，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刘沉好大喜功的弱点。沈均急着要去机场上北京开会，他只好识趣地及时告辞。看来，省委派他去临河的意图，包括在班子中的工作定位，只有靠自己去体会、摸索了。但越是搞不清，心里越没底，越坐不住，赶着把计委的工作移交掉，连夜悄然到临河来了。他原想先随便在临河的街道上转转，然后，就到宾馆休息。没想到，消息灵通的姚子平，等刘沉一离开，绕了一圈又悄然转回到市界的牌坊下面等着迎接。白向伟无意中提到林若诚一句，殷勤的姚子平马

上拨通手机，白向伟想拦都拦不及，听说他一个人在时代大道的工地上“散步”，姚子平当即指示让他原地待命。

“你现在在哪里？时代大道？嗯，好，我是市委办公室主任姚子平，白书记要见你，你就在那里等着，这是任务！”姚子平把“市委办公室”几个字咬得很重，生怕林若诚听不清楚。

白向伟在计委分管经济改革，下去调研私营经济和林若诚很早就认识，和他最近的那次见面——也就是刘沉提到的那次——却是巧合，白向伟毕业于北方财经学院，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思贤教授的得意门生。临走前，想听听吴老夫子对临河经济宏观发展的看法，在聊得正投机的时候，林若诚进来了。白向伟才知道，吴老夫子是“学”而不“迂”，在钻书斋研究学问的同时，不忘和市场搞结合，是林若诚聘请的经济顾问，定期给他做经济大势的分析，属于高级智囊之一。林若诚付的薪酬当然也让人很体面。林若诚马上成了吴思贤观点的实例和佐证，总之，那天三人谈到很晚，出来后白向伟请客，在天龙大酒店喝的晚茶。林若诚对刘沉在这件事上给自己在心里“划道儿”虽然极不舒服，但设身处地也能理解，谁让是处在非常敏感期呢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刘沉是怎么知道的？白向伟没来由给刘沉通报这个情况，而吴老夫子和刘沉不认识，更不可能了。但不管如何，有了这番心思，林若诚在白向伟面前，就不能没有顾虑。两个人除谈一些公司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设想，都显得有些谨慎。林若诚倒是把话题朝时代大道上引了一下，想摸摸白向伟的态度。

白向伟深思了好一会儿，不无忧虑地说：“摊子晾在这儿，总是不利于临河的形象的。”

林若诚点头，但目前国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，不可能给临河投资。但不等他说什么，白向伟早把话题转开了，说：“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我的肚子是有点饿了，要不，我请你吃小吃去？临河的小吃，我可是每来必吃的。”

林若诚忙笑着说：“只要你这个书记不觉得委屈，我这个小地主还是当得起的。”

几个人没有到热闹的地方去，而是在远处的零星摊前坐了下来。姚子平不愧是老办公室主任，马上进入了职务状态，摆好凳子让白向伟坐下后，很在行地报出黄焖鱼、卤羊蹄、牛肉夹热烧饼、炒红薯泥等七八样临河小吃的精品：“你这儿没有，就到前面的摊儿上去买。记住，卫生必须搞好，否则，等后悔可就迟了。”

实际上交代是多余的，小老板是个非常机灵的小伙子，看着三辆锃亮的轿

车一排停在那儿，早就猜出几个客人身份的不一一般了。姚子平仍然不放心的样子，亲自把洗净的杯子，又用开水烫了好几遍，跑到车上取出专门备的茶叶，给白向伟沏上。看着姚子平的背影，林若诚突然心里一咯噔，全明白了，他和白向伟从吴思贤家一块告辞出来的时候，好像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一闪进了旁边的门洞，现在猛然想起，那人就是姚子平。姚子平的大女儿嫁的是学院丁教授的儿子，到那里去很可能是走亲家。再想到一声不吭又跑回市界去接白向伟的事，这个姚大主任，不但玩得花，也够阴的了。

林若诚伸手从姚子平手里接过茶叶，说：“白书记是领导，我可是一个老百姓，怎么敢劳大主任的驾？”

姚子平毫不在意地说：“办公室主任在外面是个正县级领导，在市委就是白书记的大公务员，你今天晚上是白书记的客人，为你服务，份儿内，份儿内。”

林若诚笑着说：“我这是沾白书记的光，也享受一次市领导的待遇喽。”

说话功夫，小老板把点的东西摆了上来，白向伟拿起一个烤得焦黄的芝麻烧饼，咬了一口，也不说话，看着两人斗嘴。

姚子平也笑着说：“说这话，不怕亏了良心，以前，我还少给你服务了？”

林若诚说：“是吗？以前，白书记可没来。”

姚子平说：“白书记没来，可刘市长在，谁不知道北方大学的两个人物，全在临河：一个是当时最有权的刘沉同志，一个是最趁钱的林大老板。”

林若诚知道，这个姚子平是睚眦必报的，这不，阴阴地就捅了一刀。姚子平显然也想点到为止，都朝深处去捉摸，就不像玩笑了，要是因此坏了白向伟的兴致，整个一晚上就等于白熬。

“白书记，喝不喝点酒，车上放得有五粮液？”

白向伟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，大口吃着，依旧笑着，见姚子平问，这才开口道：“我晚上喝酒，容易兴奋，休息不好。要不，你和林总喝吧。”

姚子平在这之前，专门私下到省计委办公室主任家里拜访过，知道白向伟对白酒一向敬而远之，特别是晚上喝酒，就更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了，若不然，姚子平又哪里会等到问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不摸透领导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，就想服务好，门都没有。他常给下属说的一句话是：“你以为侍候人容易？！”

姚子平马上道：“那就少喝点啤酒。”

白向伟点头，问：“姚主任，以前你搞接待，是不是都这样整？”

姚子平说：“哪里，省里领导下来都是在大饭店，要吃小吃，也是在这里买了去。”

白向伟淡淡一笑，说：“中间多转一道手，还没有咱们直接来这里吃热乎。”

姚子平忙点头道：“那是那是。”

白向伟的思维是跳跃式的，目光朝远处投了投，收回来问林若诚：“这条路是不是直通时代大道？”

林若诚点头，说：“按照市里的规划，在小狼山打隧道，从这里，直通到高速公路上。”

“隧道需要多长？”

“全部加起来有二十多公里，开创了北方公路之最。”

白向伟沉吟了一下，突然说：“这样一来，小吃没有了。”

林若诚迟疑着，说：“可以离路进店。其实，许多外地顾客慕名而来，又望而却步，就是担心路边不卫生。”

一个领导一个思路，没谁愿意吃别人的剩馍。姚子平揣摩白向伟心里反对上马时代大道，想另起炉灶，开创自己的时代。主意拿定，他马上反驳林若诚，说：“小吃街可是临河的文化景观，进店倒是卫生讲究了，可也没那个味儿了。”

林若诚虽然对姚子平的“贴”劲儿厌恶至极，但又不能不承认，许多“文化”就是让这样给“搬”死的。

三人似乎都在想些什么，这时，一辆白色现代从远处开过来，到跟前时减慢了速度，然后，又突然加速开走了。

姚子平肯定地说：“这是何燕开的车。”

白向伟问：“哪个何燕？”

姚子平说：“原来市电视台临河聚焦的主持人，有名的美女，现在是环保局局长，正县级喽。”

2 享受的是这份感觉

临河庄园坐落在市郊东边的小狼山下，北边紧挨着临河，里面古树假山，小桥流水，飞檐曲栏，一座座别墅式的建筑，错落有致地排列其中，尽除了城市的喧哗和浮躁气息，抬头远眺，又能瞧见耸入云端时尚风流的临河标志性建